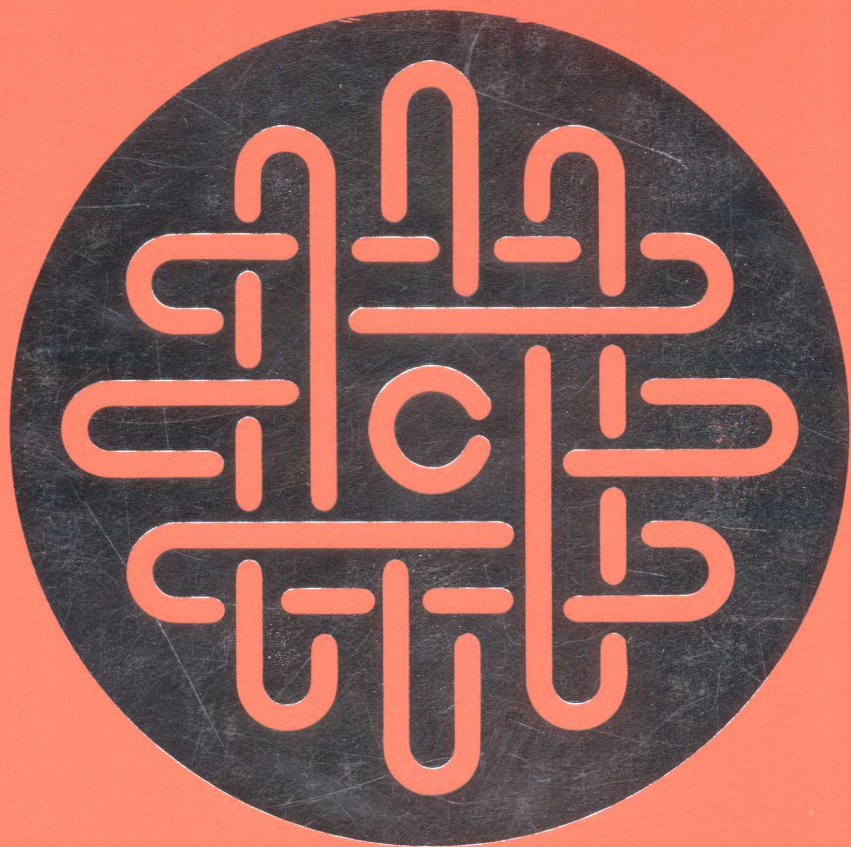


圆 环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侯凌玮 译



The Circle
Dave Egge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圆 环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侯凌玮 译



The Circle
Dave Egge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8888

THE CIRCLE

Copyright © 2013, Dave Egger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圆环/(美)戴夫·艾格斯著;侯凌玮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325-4

I. ①圆… II. ①戴… ②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2272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25-4
定 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卷 001

第二卷 305

第三卷 491

第一卷

天呐，这里简直是天堂！梅在心里默默赞叹。

偌大的园区绿意盎然、恣意延伸，但就连最微小的细节都经过精心考虑、细腻雕饰。这块土地曾是个造船厂，后来先后成了露天汽车影院和跳蚤市场，再后来都衰败了。如今这里却山冈青翠，不仅有一口卡拉特拉瓦设计建造的喷泉，还有呈同心圆状分布的野餐区、硬地和红土网球场，以及一个排球场——公司日托中心的孩子们在排球场上尖叫着四处奔跑，仿佛交织的水流一般。在这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司的园区内，当然还有一座办公大楼——一个占地四百英亩的亚光钢板玻璃结构建筑。它上方的天空澄澈而湛蓝。

梅正穿过所有这一切，从停车场大步走向主楼，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这里的一员。她脚下的人行道在柠檬树和橘子树中间蜿蜒，红色的鹅卵石间或点缀着一些地砖，上面写着的词语或向人发出恳求，或启迪人以灵感。一块地砖上写着“梦想”，这个词语通过激光切割在红色石料中。另一块上则写着“参与”。其他数十块上还分别写有“寻找团体”“创新”“想象”等词汇。她刚刚差点踩到了一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小伙子的手，他正在安装一块新地砖，上面写着“呼吸”。

在六月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梅在公司总部的正门前停下了脚步，公司的标识就通过激光切割技术展现在她头顶上方的玻璃上。尽管这家公司成立不到六年，它的名字和标识——一个简单的大圆包围着一张交织的网，网中央有一个小写的字母“c”——已然成为

世界上最知名的标识之一。在这个园区（也是公司主要的园区）内有超过一万名的员工；但圆环公司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办公室，每周招募上百名青年才俊。公司已经连续四年被票选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公司。

若不是安妮，梅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在此工作。安妮比梅年长两岁，两人大学期间曾在一栋丑陋的楼房内合住了三个学期。她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既像朋友情谊，又似姐妹亲情——她俩都希望彼此就是亲姐妹，那样她们就有理由永远在一起了。也正是这种纽带使原本简陋的公寓变得宜居温馨。在她们合住的第一个月，梅在准备期末考试期间染上了流感，加上饮食不足，一天傍晚她晕倒了，磕破了下巴。安妮曾叫梅卧床养病，但梅还是去了7-11便利店买咖啡，结果当她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人行道旁的一棵树下。安妮送梅去了医院，当医生们用钢丝帮梅固定下巴时，安妮在外面等待，之后留下来陪了梅一整夜，就睡在她床边的木椅中。回到家后，一连数日，她都用吸管喂梅进食。此前，梅从未在自己的同龄人身上看见过这样忘我的献身和卓越的能力。从那以后，她就对安妮忠心耿耿，就连她自己都未曾料到。

梅在卡尔顿大学念书时，常在各个专业之间漫游徘徊，从艺术史到市场营销最后转到心理学——虽然她取得了心理学学位却没有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计划。而与此同时，安妮却已经毕业了，她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受到了很多公司的聘请，其中最瞩目的还要数圆环公司，毕业没几天她就加入了圆环公司。如今安妮已经有了一个颇为高端的头衔——她开玩笑说自己是“未来保障主管”，并且积极怂恿梅也申请加入圆环公司。于是，梅就报名应聘了，尽管安妮坚称自己并没有在幕后牵线搭桥，梅还是确信

她为自己开了后门，因此她感到欠了安妮极大的人情。有一百万人，甚至上十亿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像梅此刻这样，在为这家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公司工作的第一天，走进公司总部三十英尺高的天井，看着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从上方直射下来。

梅用力推开了厚重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前厅像游行的队伍一样长、和雄伟的大教堂一般高。它上方的两侧到处都是办公室，有四层楼那么高，每一面墙都是用玻璃做的。梅感到了短暂的眩晕，便低下了头，看见脚下光洁无瑕的地面反映出自己的面容，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这时她感到有人出现在了身后，便用嘴角划出微笑的弧度。

“你一定就是梅了。”

梅转过身去，只见一张漂亮的年轻面孔出现在一条鲜红的围巾和洁白的丝质长裙上方。

“我是雷娜塔。”那人说道。

“你好，雷娜塔。我正在找——”

“安妮。我知道。她正往这儿赶呢，”雷娜塔的耳朵里传出轻微的数字式声响，“事实上，她正在……”虽然雷娜塔正看向梅，但实际上她却看见了别的什么。视网膜显示屏，梅这样猜想。这是圆环公司的又一发明。

“她正在‘老西部’大楼，”雷娜塔说道，又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梅身上，“但她很快就会过来的。”

梅笑了笑：“但愿她有一些硬面包和一匹强健的马。”

雷娜塔礼貌地微笑了一下，却没有笑出声。梅知道圆环公司习惯用历史时期来命名公司园区的各个片区，因为这样可以使偌大的园区少些公司气息而多些人情味。这一点就胜过了梅的上一个东家——那时她的办公楼叫做3B东大楼。仅仅在三周前梅还在她家

乡的公共事业公司工作，当她告知老东家自己即将离职时对方着实吃了一惊。但现在，梅几乎无法想象自己竟然曾在那里浪费了那么长宝贵的时间。总算摆脱了那座“古拉格”以及那里代表的一切，梅庆幸地想。

雷娜塔仍不断地从耳机中接收信号。“哦，等等，”她说，“安妮说她现在还在那里脱不开身。”说着，雷娜塔向梅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不如我带你去你的办公桌吧？安妮说大约会在一小时后和你在那里见面。”

听了这话，梅不禁有些兴奋，尤其是“你的办公桌”这个词，让她立刻想到了她的爸爸。得知梅加入了圆环公司后，他备感骄傲。当时他在她的语音信箱留言说他“特别自豪”；他一定是在凌晨四点给她留的言，这样在她醒来时就能收到信息了。“特别特别自豪。”他激动地哽咽着说。梅从大学毕业两年后就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受雇于圆环公司，薪金丰厚，享受着医疗保险，在城里拥有自己的公寓，完全没有成为父母的负担（老两口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操心）。

梅跟着雷娜塔走出了天井。在草坪上，有一对年轻人正沐浴在斑驳的阳光中，坐在人造假山上，手里拿着屏幕光洁的平板电脑，极其专注而热烈地交谈着。

“你将会在那里的‘文艺复兴’大楼工作，”雷娜塔手指着草坪另一侧的一栋用玻璃和氧化铜建造的大楼说道，“而这里是所有客户体验部门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你之前已经来过了吧？”

梅点了点头：“我来过几次，不过不是这栋大楼。”

“这么说来你一定已经见过游泳池和运动区啦。”雷娜塔向这栋大楼后面耸立的一个蓝色、棱角突出的平行四边形建筑挥了挥手，那就是健身房。“那里有瑜伽练习室、体能训练室、普拉提练习室、

按摩房以及动感单车室。我听说你骑动感单车。那后面还有室外地滚球场地和新的绳球设备。穿过草地就是自助餐厅……”雷娜塔指了指苍翠茂盛、起起伏伏的绿地，五六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人像日光浴者一样四肢伸展地坐在上面，“好啦，我们到了。”

她们来到了文艺复兴大楼前，这里的天井有四十英尺高，上部有一个考尔德^①设计的动态雕塑在缓慢地转动着。

“哦，我喜欢考尔德的作品。”梅说。

雷娜塔笑了笑。“我知道你喜欢，”她俩一同抬起头看着那雕塑，“这件作品曾经挂在法国国会或者类似法国国会的什么机构里。”

她们带进来的风吹动了那件动态雕塑，使雕塑的一只手臂正好指向了梅，仿佛正在以私人名义欢迎着她。雷娜塔抓着梅的胳膊肘说：“准备好了吗？咱们从这边走上去。”

她们走进了一部染着浅橙色的玻璃电梯。电梯内的灯闪烁了几下亮了起来，梅看见电梯墙上出现了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有她在高中毕业年鉴中的照片。欢迎梅·霍兰德。梅的喉咙中不禁发出一声类似抽气的声响。她好多年没有见过那张照片了，也因为见不到它而感到高兴。这一定是安妮安排的，她又用这张照片来攻击她。这张照片上的人的确是梅——大大的嘴、薄嘴唇、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但是在这张照片中她高高的颧骨使她比实际生活中看起来更加严肃，她棕色的双眸中没有笑意，只是小小的、冷冷的，仿佛时刻准备着战斗。拍这张照片时梅正值十八岁，既易怒又缺乏信心。自从拍了这张照片，她（非常必要地）长胖了些，面容变柔和了，身体也显露出了曲线，正是身体的曲线使她吸引了不同年龄、心怀各种动机的男人们的注意。从高中以来，她就努力让自己变得

① 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1976），美国雕塑家，现代动态艺术的奠基人。

更加开放、包容，而此刻在这里看到这张很久以前、在她对世界持悲观态度时拍摄的照片，令她惊慌失措。就在她快无法忍受时，那张照片消失了。

“是的，这里的一切都安装了感应器，”雷娜塔说，“电梯识别你的身份，和你打招呼。安妮把你的那张照片给了我们。既然她能有你高中时的照片，那你俩一定非常亲密。无论如何，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欢迎造访者的。他们也常常对此印象深刻。”

随着电梯的上升，当日的特色活动展现在电梯的每一块墙壁上，图像和文字从一块板移动到另一块板上。每一则通告都辅以视频、照片、动画和音乐。中午十二点将会有电影《失衡生活》的放映，下午一点有自我按摩示范，下午三点有核心肌群训练。六点半，一位梅没有听说过的、头发灰白但挺年轻的国会议员将在市政厅举行会议。在电梯门上的画面中，他正在别处的一个讲台上发表演说，身后旗帜飘扬，他卷起了衬衫袖子，双手握拳，显得认真又坚决。

电梯的门打开了，把那位国会议员分成了两半。

“我们到了。”雷娜塔说着走出电梯，踏上了一条用钢格栅制成的狭窄人行平台。梅低头向下看去，感到胃部一紧。她能够一直看到四楼之下的底楼地面。

梅故作轻松地说：“我猜你们不会带恐高的人来这儿。”

雷娜塔停下了脚步，回过头严肃而关切地看着梅：“当然不。但是你的档案上说——”

“不，不，”梅说，“我很好。”

“说真的，我们可以把你安排在更低的楼层，如果你——”

“不，不用，真的。这样就很好。抱歉。我只是开个玩笑。”

雷娜塔的不安显而易见：“好吧。一旦有什么不妥尽管告诉我。”

“我会的。”

“你会吗？因为安妮希望我确保万无一失。”

“我会的，我保证。”梅说着对雷娜塔笑了笑。雷娜塔这才安心，继续向前走去。

狭窄的人行平台直通主楼面，这层楼很宽敞，墙上开有窗户，一条长长的走廊将它一分为二。两侧的办公室正面的玻璃墙从天花板连到地面，办公室里的人员从外面看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精心地将自己的办公空间装饰得分外雅致——有一间办公室中装满了航海用具，这些用具大多悬挂在裸露的横梁上，看上去像是空降的；而另一间办公室中则排列着盆景植物。她们路过了一间小厨房，其中的橱柜和隔板全用玻璃制成，餐具则是有磁性的，紧密而整齐地吸附在冰箱上，一盏巨大的、人工吹制的枝形吊灯向外伸展着它的灯臂，上面橙色、桃红色和粉色的五彩灯泡发出明亮的光，照亮了厨房内的一切。

“好了，你到了。”

她们在一间灰色的小隔间门口停了下来，小隔间的轮廓用一种类似混合纤维的材料勾勒出来。梅的心颤抖了一下，因为这隔间与她过去十八个月里工作的那间隔间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她在圆环公司见到的第一个无需再三思考的、与过去有丝毫相似的东西。勾勒小隔间墙壁的材料——她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粗麻布。

梅知道雷娜塔正看着她，也知道自已正不自主地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微笑，她想。快微笑。

“这里还好吧？”雷娜塔说，目光直直地射向梅的整张脸。

梅动了动嘴角，努力摆出一丝满意的表情：“好极了。这儿看上

去很不错。”

这可不是她所期待的。

“那就好。我马上就走，让你自己熟悉一下这里的工作环境，德妮斯和乔赛亚很快就会过来带你适应这里，帮你安顿下来。”

见梅又一次挤出了一个微笑，蕾娜塔便转身离开了。梅坐了下来，发现椅背几乎要坏了，椅子也无法移动，因为它脚下的轮子似乎全部卡住了。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却是非常老旧的机型，在这栋大楼的其他任何地方她都没见过的那种。梅既困惑又沮丧，心情一下子跌回谷底，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几年。

到底还会有人为公共事业公司工作呢？梅又是怎么到那里工作的？她是如何忍受在那里的一切的？当人们问起她曾经的工作时，她宁愿撒谎说自己那几年无业赋闲。如果她曾经工作的地点不在自己的家乡，情况是不是会好一些？

整整六年多来，梅一直憎恶着自己的家乡，埋怨父母把家搬到了那里，也迫使她不得不忍受那里的局限与匮乏——娱乐消遣、餐馆饭店、开明的头脑，总之那里什么都缺。但最近，当梅回想起朗菲尔德时，她开始感到些许亲切。朗菲尔德是位于弗雷斯诺市和特朗奎利蒂市之间的一座小镇；1866年，一位讲求实际的农夫在此建立了行政小镇并为它命了名。一百五十年后，小镇人口达到了顶峰，将近两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二十英里外的弗雷斯诺市工作。朗菲尔德的生活成本很低，梅的朋友们的父母都是保安、教师或者喜欢打猎的卡车司机们。梅的高中毕业班总共有八十一名学生，只有十二人进了四年制大学深造，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是唯一一个到科罗拉多州以东求学的人。她为了上大学离开家那么远，又借了那么多外债，结果毕业后还是回到家乡在当地的公共

事业公司工作，这让她和父母都备受打击，尽管父母表面上说她做得对，毕竟她抓住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机会，并且开始逐步偿还贷款。

那家公共事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又称 3B 东大楼，是一栋外表寒碜的水泥建筑，外墙上竖直地开着的狭长缺口就是它的窗户。大楼内部大多数办公室的墙壁都是用煤渣砖块砌成的，一切都被粉刷成了令人作呕的绿色。在那里工作就好像在衣帽间工作一样。梅是公司里最年轻的职员，比大家小了十岁左右，但在她看来，即使是那些三十来岁的职员似乎都来自另一个世纪。他们惊异于她高超的电脑技能，但那其实是她所认识的人都会的基本技能而已。尽管如此，她在公共事业公司的同事们仍然对此深感震惊。他们叫她“黑色闪电”——这是在拙劣地指涉她的发色，并且告诉她倘若她做事精明，她将在公共事业公司拥有“颇为光明的未来”。他们说不出四五年，她就能成为整个电力分站的 IT 部门主管！他们的话令她怒不可遏。因为她花了二十三万四千美元去大学里接受精英人文科学教育可不是为了做这样的工作。但这好歹是份工作，而她需要钱。她的助学贷款就像一张贪吃的嘴，每个月都需要投喂食物，所以她接受了这份工作和薪水，同时睁大眼睛留意着更优越的工作机会。

她的直属上司是个名叫凯文的男人，他表面上是公司的技术主管，实际上却恰巧对技术一无所知，这实在是荒谬。他的确知道电缆和分离器，但应该在他自己的地下室摆弄业余无线电而不是监管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总是穿着同一件领口有纽扣的短袖衬衫，打着同一条褪了色的领带。他的存在对梅感官而言，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攻击——他的呼吸带着火腿的味道，唇上的胡须茂密杂乱，就像两只小爪子，从他那始终大张的鼻孔下伸出来，指向西南方和

东南方。

梅本来应该可以忍受凯文的种种失礼之处，但谁承想他竟然认为梅在乎这份工作——他竟以为梅（这位怀揣着与众不同的金色梦想的卡尔顿大学毕业生）会在乎这份电气公司的工作，并且会为某天自己的表现未能达到凯文的预期标准而感到不安。他的这种想法让梅十分恼火。

每次他喊梅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会关上办公室的门，然后坐在他办公桌的一角），梅都备受煎熬。“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吗？”他会这样问道，就像一位把她拦停在公路上的交警一样。另一些时候，也就是当他对梅当天的工作感到满意时，他会做出更糟糕的举动——他会“表扬”她。他会称她为自己的门徒，他很喜欢这个词。他会造访者介绍说：“这是我的门徒，梅。大多数时候，她都挺机灵的。”每当说到这里时，他就会对她眨眨眼睛，就好像他是船长而她则是他的大副，他们俩共同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冒险奇遇，并且永远忠诚于对方。“如果她不给自己添堵的话，她在这儿会有个光明的未来的。”

她无法忍受这一切——在那里工作的每一天，那十八个月，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请安妮帮个忙。她从来没有向别人寻求过这样的帮助——请别人来拯救自己，将自己拔出泥沼。这是一种贪婪的渴求、一种一意孤行、一种强人所难（她爸爸这么说），与她所受的家庭教育格格不入。她的父母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从不喜欢妨碍任何人，他们谦逊又骄傲，因为他们从不向别人索取。

梅也是如此，但是那项工作却迫使她变了个人。只要能够离开那里，她甘愿做任何事情。那里的一切都令她作呕，那些绿色的煤渣砖块、那台饮水机、那些打孔卡片、那些奖状证书（每当有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总能得到这些证书），以及那一成不变的工作时间——真的是朝九晚五！所有这些现在想来都恍如隔世，也是理所

应当忘却的，因为它们不但让她觉得自己在虚度生命，而且让她感到整个公司都在浪费生命、浪费人类的潜能，也在阻碍整个地球的运转。她在那家公司的小隔间，她的小隔间，就是所有这些无用功蒸馏出的产物。包围她的低矮墙壁旨在督促她将精力全部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粗麻布勾勒着这些墙壁，就好像任何其他材料都可能暗示她还可以用更加多彩的方式度过这一天，从而会令她分心似的。那家公司里的人认为，在所有人工或天然的材料中，他们的员工每天一整天应该看到的就只有一种，那便是粗麻布——一种肮脏的、粗制滥造的、大块大块的、穷人使用的、最廉价的粗麻布。而她就在那样一间办公室中度过了十八个月。哦，天呐，她想道，当她离开那里的时候，她发誓再也不要看见、摸到这种材料，甚至再也不要承认它的存在。

她确实没有料到自己还会见到它。毕竟，除了在十九世纪或者在十九世纪的杂货店里，人们哪里会经常看见粗麻布呢？梅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它了，谁知它却出现在了这儿——她在圆环公司新的办公室里，还四处包围着她。看着这粗麻布，闻着它发霉的味道，她的眼睛湿润了。“该死的粗麻布。”她喃喃自语道。

她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叹息，随后响起了一个声音：“我在想这或许不是个好主意。”

梅转过身，看见安妮站在那里，身侧的手握成了拳头，就像个噘嘴赌气的孩子。“该死的粗麻布。”安妮模仿梅板着脸说，随后不禁大笑起来。笑完之后，她稳了稳情绪，说道：“真是绝了。梅，谢谢你刚才这么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讨厌它，但还是想看看你到底有多讨厌。真抱歉几乎要把你弄哭了。我的老天。”

这时，梅看向雷娜塔，后者正高举着双臂做投降状。“这可不是我的主意！”雷娜塔说，“是安妮逼我这么做的！你可别恨我！”

安妮满意地叹了口气：“事实上，我不得不从沃尔玛买回了这个小隔间。还有这台电脑！我花了好久才在网上找到它的。我原以为我们可以直接从地下室或者什么地方弄点那样的东西上来，结果发现整个公司园区根本没有足够丑陋、陈旧的东西。哦，天呐，你真该看看刚才你自己的表情。”

梅的心脏怦怦直跳：“你可真是病得不轻。”

安妮故作一脸困惑：“我？我没生病呀，我身体好着呢。”

“我真难以相信你为了让我难过竟然如此大费周折。”

“是的，我确实那么做啦。这就是我现在能坐上这个位置的原因。这全靠事前计划以及贯彻实施。”说着，她对梅眨了眨眼，活像个推销员，梅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妮真是个疯子。“咱们走吧，我来带你好好转转。”

梅跟在安妮身后走着，她不得不提醒自己安妮可不是生来就能成为圆环公司的高级主管的。仅仅在四年前，安妮还是个大學生，穿着男士家居长裤去上课、吃饭和约会。安妮曾有过许多男友，他们都是支持一夫一妻制的体面男孩。她的一任男友曾称她是个傻瓜，她确实是的，但她有资本成为这样的傻瓜，因为她的家境殷实，世世代代都很富足，而且人长得既漂亮又可爱——深酒窝、长睫毛，还有一头极其天然的金发。在所有人眼中，她都是生气勃勃的，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对她造成长时间的困扰。但同时，她也是个傻瓜；她身材瘦长，说话时手势既夸张又危险，而且总是喜欢谈论奇怪的话题——洞穴、业余香水制造、嘟喔普音乐^①等。她对谁都很友好，

① 嘟喔普音乐，20 世纪 40 年代发源于纽约、费城、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的节奏蓝调。

包括她的每一位前男友、每个勾搭上的人以及每一位教授（她与这些教授都有私交，还会送他们礼物）。她加入或者管理了学校中大多数（或者所有的）俱乐部和社团，即便如此，她还能挤出时间认真对待课业（其实她对一切都用心），同时，她也是在所有派对上最有可能让自己出丑而让大家避免拘束并且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她能够做到这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从不睡觉，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的睡眠时间近乎堕落，每天长达八到十个小时，而且能在任何地方入睡——搭三分钟车，在校外某家小餐馆肮脏的小隔间中，或者在某人的沙发上，总之随时随地她都能睡着。

梅从亲身经历中得知了这一切，因为她曾经在安妮的长途旅行中扮演了私人司机的角色，开车带安妮走遍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前去参加无数（大多毫无意义的）越野比赛。梅因为代表卡尔顿大学参赛而获得了部分奖学金，也就是在比赛中，她结识了安妮。安妮比她年长两岁，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取得好成绩，但她并不时刻关心自己或者团队的输赢。有时，她会全情投入，奚落对手，嘲笑对方的校服或者 SAT 考试成绩，有时，她又完全不在乎比赛结果，只是为能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感到高兴。在这些长途旅行中，安妮喜欢让梅来开自己的车，这时她会把手伸到车窗上或者车窗外，即兴点评路过的风景，还会花上数小时思考她们教练的卧室里到底会发生什么。她们的教练是一对已婚夫妇，两人留着相同的、近乎军队式的发型。安妮说的每一句话都令梅发笑，这使她能够将心思从比赛中抽离，因为与安妮不同，她必须赢得比赛（或者至少在比赛中表现优秀）才能证明学校没有白白提供给她奖学金。由于安妮总是忘记自己需要跑哪一场比赛，或者自己是否真的想参加比赛，所以她们总是在开赛前几分钟才到达比赛场地。